



二酉園文集卷之五

河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長樂郡
振鐸西
諸君



鳴玉堂稿序

鳴玉堂稿者內山張先生所著也往

肅皇帝朝先生與家大人官司馬署中交甚驩
各出其子之文先生最奇余而家大人于長公
子蓋稱服不休已而交相慶也後戊午先生以
儀制郎視學吾楚不穀得出其門是年長公舉

于鄉未幾魁天下典太史而不穀奔走于江淮
巴蜀之間先生沒數年而始讀其遺文太史寓
書命余校而序之且云先生遺意也因捐俸付
山陽尹魯文叔刻焉憶侍先生時先生嘗謂文
章之妙與化工等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於篇
籍不託飛馳之勢而名溢縹囊天壤俱敝今人
慕秦漢者曰班馬宗盛唐者曰李杜大都詞合
而實離象人而用之恨生氣少耳文如歐曾詩
如錢劉皆有詞於永世者也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願吾子懋之今先生之言在耳而莊誦先
生之文庀才于西京而雍容俯仰義理自勝類
永叔根極于六代而奔放環偉咸中矩矧類于
固至歌行跌宕類太白少陵者十之三近體清
宛類仲文長卿者十之七人亦有言奏議宜雅
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
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乃先生非通才耶始
先生舉進士時入典
制誥一時館閣諸老咸器重之先生又留心當

時之務宜剖符丹書勒銘鼎鉉厯厯以造士顯
及左遷滇南虜酋弗靖先生監軍有平定功會
遷甘肅行太僕卿忌者不察從而齟齬之復逮
對滇中幸滇人代先生對甚悉而先生遂歸老
于鏡湖之曲矣每讀太史上

今皇帝復先生原職疏及大冢宰趙公墓銘大
司馬呂公墓碑未嘗不俛而深惟仰而泣交頤
也不有太史烏知天之所以報先生者昌而大
乎昔李獻吉評楊應寧之集喬景叔作何仲默
之傳咸以門人廣其師說藝林侈爲盛事不穀
無能爲先生役稍叙其槩將以告天下後世定
先生之言者

贈言集略序

高郵龔子來與余同

肅皇帝乙丑所進士也子來才高學博尹南充
清苑已而官錦衣幕子來稍稍不樂會以正直
忤其長官遂罷歸余過訪之酒酣出一編首文
次詩次簡抄粹而藏之且曰紱自歸田以來海

內知交邈若河山幸手茲集如見顏色子爲序
之嗟乎昔向秀思舊多傷心于鄰笛陸機歎逝
每馳情于同宴古人蓋重交道云即子來所交
多才穎之士皆吾故人也而片言瑣翰子來珍
之乃余掌故弗嚴徃徃散失矣子來之高如此
又何讓子期士衡耶因書以志余愧

刻呂氏春秋序

昔漢楊雄讀呂氏春秋恨不生當其時走咸陽
市中彈射其書載千金而歸成都揚用修以爲
懸金市門無能增損者秦勢使然耳吾家子雲
老不曉事至於如此當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
下而燕趙韓魏皆結賓客以相傾不韋所延必
俊雄弘辨之士而其言備天地萬物之理八覽
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司馬遷有言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余竊謂秦自昭王以來兼併詐力以愚黔首人
心之公偶見仁義王伯之談足解倒懸亦等爲
奇貨悅而信之或未可知也使盡惕于勢安能

杜口而行其說于數千載之後耶余獨悲是書
語興亡辨忠佞若蒼素然而秦不自悟也一夫
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彼于先王
遺經且焚棄之何有于文信侯之言哉鳳陽太
守張君得校本于侍御陳公憲使朱公謀刻郡
齋請余序而傳焉余幸呂覽之存有家國天下
者所宜鑒也

瑤石山人詩序

肅皇帝朝海內治安學士大夫脩經國之業吳
中王元美歷下李于鱗武昌吳明卿臨清謝茂
秦嶺南梁公實黎惟敬相與結社都亭名赫赫
遍宇內後乙丑余舉進士時五子散去而惟敬
以戶曹郎掌

勅誥優游中秘間與余投合引爲忘年交每一
談藝思謝朝華于已披啓夕秀于未振又兢兢
古人成度蓋垂老未變云惟敬著作昌明于嘉
隆之交而其意常在弘德之際北地信陽尤所
寤寐獻吉有言曰古人之作法雖多端踈密虛

實先後不爽音韻輕重彼此互異如以魂載魄
法與體俱仲默有言曰談理學者比于曲藝而
其辭亡工文詞者牽于時好而其意亡辭意亡
而斯道廢矣二子其名言哉宜惟敬之味之也
今讀惟敬諸作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或緩發如
朱絃或急張如躍枯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歌而
引泣命意則奪造化而感鬼神摘辭則照三才
而麗萬有乃其型範質諸建安之傑太康之英
開元大曆之宗徃徃而合美哉泱泱乎幾于古
之能言者矣昔人謂公幹仲宣陳思之輔也安
仁景陽陸機之輔也

國家前有李何後有王李乃輔之者非惟敬而
誰耶惟敬浮沉金馬三十餘年項上書乞骸骨
天子壯而許之遂歸羅浮山中別余于金焦之
澣低徊留之不能去及渡大江友人鍾長卿守
潤州與惟敬厚索其橐中稿屬文學鄔子汝翼
校而刻焉請余引其端黃子定甫又來促余文
竊謂惟敬之作大有裨于雅道故不辭而爲之

序

刻藝文述削補序

往余守淮華亭袁履善先生爲余言揚有蘇生者多讀古類書又十年余督運至揚蘇生所編藝文述削補十冊請余正之時督學侍御李公海道叅知龔公聞而異之謀梓于揚義烏虞君守揚乃命陸生校焉陸生博雅多所刪定刻旣成余覽而嘆曰王充家徒四壁立耳每走洛陽市中閱所賣書潛心默誦遂會通諸家張華徙居載書二十乘秘書監校錄資以爲定本世有兩人安事此哉蘇生困窮白首負薪于海濱之間往漢希少考訂尤難乃其淪落真有足憐者視昔徐堅之所謂記歐陽詢之所謂聚近日鄭若庸之所謂雋者其簡而腴博而約乎太史公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彼所稱春秋竟不知視呂覽爲何如余又悲古今著作家多湮滅也茲編何幸哉得二三君子其傳章章矣蘇名子文字伯華陸名弼字無從俱

江都人

益丁樓詩序

甫皇帝乙丑余同龔子來舉進士試天曹政與
子來談藝深相結後子來尹南充清苑赫赫著
循吏聲獨以正直忤其長官致錦衣經歷政歸
矣歸而杜門却掃即郡縣藩臬大夫部使者訪
子來子來輒引避乃朝夕酒人節俠耳余偶造
之子來相視而笑醉我于益丁樓上問子來著
作子來不應也余謂古人文章發于羈旅草野
即迓虛避景之士多歌詠自娛况子來宿學且
在野耶別一年而余以職事如京子來駕孤艇
泛湖上手一帙乃益丁樓集也余覽之喜曰昔
李益長于詩人爭邁之征人早行諸篇施爲圖
繪雞林傳白居易自至易以金子來進而仕
退而處人知之矣而卒無游揚者必子來之詩
出而世之知子來者久而始定繪圖易金非已
事耶子來投袂而起謂余不可無言余聞長老
高郵湖蓋有明珠云今無矣天地精英之氣在

子來乎在子來乎子來極歡而別子來名級號
鳳泉居士

留餘堂集序

今宮保大司空潘公蓋有留餘堂云海內才穎
之士與公交歡者咸贈以言命不穀序而梓焉
夫王伯大四留語真名言哉而公朝夕斯堂比
于常弦公文章氣節有先世岳濬之風無庸言
矣不穀三爲公部吏見公朝考畫講夕序夜庀
未嘗一日不在中原至經略兩河之勲大造東

海其裨

朝廷而安百姓即造化有賴焉余讀公告成疏
歸功于

聖君賢相而分勞于百執事謙而受益虛而不
伐公將以有餘者貽天下後世而天下後世有
登公之堂思誦公之美者且無盡也况編中語
乎公忻然而笑曰有是哉子爲我書之

顧公山園倡和集序

錫山蓋有顧公祠云公諱悅之晉永和時令錫

西園文集 卷之五 九
遂家焉今大理寺評事仲長其裔也仲長卜築
于祠之後山有九隴水有二泉其巖洞花木盤
紆弗鬱昔人所謂欲界之仙都非耶已卯之春
仲長集六七友生遊而圖圖而詠焉海內同人
聞而和歌者大半久且成帙寄余余金焦之澣請
書其事以爲美談余謂公家辟疆不有名園乎
王子敬亦文翰之流也乃指麾好惡主賓未洽
竊以爲恨仲長閱覽博物多寥廓之思而一時
雅游心相契而聲相應也假令長康復生則競
秀爭流雲興霞蔚山川之美何減會稽道上耶
郭次甫身游矣一聞余言以爲神游者書復仲
長異日當續諸公詠焉

高奇徃事序

漢司馬遷才高識亦高好爲萬里遊凡古人異
處輒詢諸長老或逮于孫子故史記一書無論
砥行立名者不忍遺即刺客滑稽佞幸之類高
而不謬奇而不譎者咸筆之彼以爲夷齊雖賢
顏淵雖篤學必附仲尼而後名彰于後世況其

宅乎子長于先哲何愛而厚也家按察公讀史
每一會心呼不穀語曰何異真珠船耶思勒成
書未果也枯蒼何振卿先生閱覽博物以觀察
使疏養于家屢薦亟起而不出品流踔絕風節
夷遠寰宇勝區足跡將半庶幾于司馬之遊業
編名山記布士林矣集古人之佳者而傳焉題
曰高奇往事問序于不穀不穀覽焉恍若聞鳳
吹于洛浦值新歌于延瀨爽然自失矣豈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真度白雪以方絜于
青雲而直上者耶昔人謂仲尼多愛愛義也子
長多愛愛奇也先生之意亦多有所愛與夫許
由以天下讓而金滕豹韜廢矣延陵不受吳國
而頌田爭券者慙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
生者悶矣是編行而先生之風長且遠也不有
裨於世教哉先生名某振卿其字也號賓巖海
內稱爲賓巖先生

李少白詩序

家按察公開草堂于南紀門一時走郭南問奇

者衆少白李子工晉人書跌蕩不羈按察公尤
愛云不佞出入周衛已南浮淮泗又去萬里橋
西不獲與少白談藝乃少白之詩駸駸作者每
歸省按察公公曰子見李生詩耶而才清而氣
豪即子所善諸山人孰與李生多也余無以應
又三年仲常傳子刻少白詩按察公擊節曰子
叙李生詩耶而名高而傳遠即子所序諸山人
詩孰與李生親也余無以應一日手少白之詩
讀且竟告按察公曰昔人琢肝腎撚鬚鬣求一
字之工不免有寒儉之態乃少白工于詩而無
其態吾家孔璋言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
渙者學藻績之綵理固爾耶按察公又言吾友
李君寵有詩名今逸矣何得如李生傳耶竊恨
生逡巡閭巷耳假令爲萬里遊則望龍門而造
謁售鷄林而長價胡少良遇也吾老恐不及見
耳鄙諺曰物離鄉貴文章亦爾耶異日仲常請
余序其詩且言少白將出游遂以按察公言弁
之若少白詩多于諸山人余序少白詩親于諸

西園文集 卷之五
山人敢質于海內知言之士

榮膺錄序

榮膺錄者隨州刺史馬公錄

今皇帝封父母制詞也往刺史考西充尹最不
佞視蜀學政國士而厚遇之諸與刺史交者題
詠而梓焉劉別駕蕭博士謂不佞知己也屬引
其端余觀漢時蓋重守令云即榮父母之文不
傳于後世如光武在南陽見卓茂視民如子遂
封太傅以褒德郭賀刺荊州明帝賜三公服去
襜露冕俾百姓見之以彰德揚聲飛采可想見
其盛于千百載之下今馬公在西充爲賢令在
隨爲賢守而又膺上休命于父母此其遭逢何
啻郭喬卿卓子康耶昔人有言勉哉脩令德北
面自寵珍感遇圖報是在刺史

楊升菴先生全集序

先君子談昭代博學新都蓋有楊用修云憶毅
皇帝閱文獻通考問天文有注張星者欽天監
與諸翰林不知也用修引周禮史記而以柳星

爲對肅皇帝覽給事張紳疏問喬宇鬼瑣四字
內閣諸老不知也用修取荀子非子二子篇以
復是武廟世廟咸知用修可備顧問者駁駁大
用旋以議大禮謫戍滇南何始之所遇與終所
遭迥異也用修著書百有餘種時分宜故相乞
品詩于萬里外尚書劉元瑞得神樓曲終身棲
息其珍重如此至海內名流若竇應朱子价謂
其即事稱奇朗徹千古亳州薛君采謂其窮極
詞章之綺麗牢籠載籍之菁華永昌張愈光謂
其立朝去國弘業葆貞華容孫仲可謂其旁通
廣蓄名高衆忌嘉州程給事謂其裨官小說因
微適道崑山周太僕謂其權衡操縱含英茹實
四明張司馬謂其片詞纖指根沿古初太倉王
廷尉謂其才情蓋代使事最工即諸家品而用
修之博可知也稿多散漫梓行不一方伯華亭
蔡公得大紵公家本手自讐校刪冗正誤以成
完帙會督撫關中張公侍御平原朱公尚賢右
文共圖不朽蔡公因里中憲使費公寓書不佞

叙馬以督學入蜀時曾與謀刻叙曰自古文人
或遇而詞達或窮而語工用修生有異質過目
成誦正德辛未廷對第一文忠公掌在絲綸凡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藏咸得披閱昔賈幼隣
蘇廷碩甫嗣立馬端臨皆宰相之子成其問學
無如用修之遇者蒙難而南土舍兵變戎服率
旅自言報國往來高峩雲局之間嘔心苦志邛
瀘暫寓殊方竟老昔夜郎龍標潮陽朗州又山
川之險增其題詠無如用修之窮者用修遇而
窮繼之窮而遇先之造化愛而似有所吝吝而
似有所成語曰蒙金以砂鋼玉以璞珊瑚之叢
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其用修所繇博
與竊謂賦祖枚馬而戎旅藥市則崔之幽征張
之白羽也頌祖淵雲而建學寶樹則孔之釋奠
袁之嘉蓮也誌表等於褚淵誄詞竝于袁策江
祀記行簡嚴二典蚊陣露布游戲三昧黔國諸
篇隻字輦金孝烈特傳四維振響叙述參之鴻
寶論辨奇如張策譴戍野眺五言古之佳者明

叙馬以督學入蜀時曾與謀刻叙曰自古文人
或遇而詞達或窮而語工用修生有異質過目
成誦正德辛未廷對第一文忠公掌在絲綸凡
明堂石室金匱玉版之藏咸得披閱昔賈幼隣
蘇廷碩甫嗣立馬端臨皆宰相之子成其問學
無如用修之遇者蒙難而南土舍兵變戎服率
旅自言報國往來高峩雲局之間嘔心苦志邛
瀘暫寓殊方竟老昔夜郎龍標潮陽朗州又山
川之險增其題詠無如用修之窮者用修遇而
窮繼之窮而遇先之造化愛而似有所吝吝而
似有所成語曰蒙金以砂鋼玉以璞珊瑚之叢
必茂重溟夜光之珍以頷驪龍其用修所繇博
與竊謂賦祖枚馬而戎旅藥市則崔之幽征張
之白羽也頌祖淵雲而建學寶樹則孔之釋奠
袁之嘉蓮也誌表等於褚淵誄詞竝于袁策江
祀記行簡嚴二典蚊陣露布游戲三昧黔國諸
篇隻字輦金孝烈特傳四維振響叙述參之鴻
寶論辨奇如張策譴戍野眺五言古之佳者明

遠還都玄暉登望似之矣垂柳流螢七言古之
佳者照隣古意之問明河似之矣近體多深沉
之恩春興八首其夔州以後詩乎絕句極風人
之致滇海十二曲其橫江客中行乎此用修大
較也攻文者奈何病其不純也採撫旣富蹊徑
終存造化莫得而陶鑄之又謂用修雜著宜彙
一書諸子以來誰能襲六爲七耶隨所得而筆
之有深意焉恨不起用修于九京而上下之并
以告讀用修茲集者

崑崙山人集序

此劉按察仲修受余張山人集叙而傳焉者也
劉張燕人燕中同社諸子舉酒觴余曰賴子永
山人之名歸質于先中議公公曰汝知山人詳
乎山人生有異骨童子時其師名曰詩字以子
言謂可以詩名世也山人號崑崙崙長學于何仲
默久聞仲默病走信陽視焉卒哭七日而後反
過大梁訪李獻吉獻吉曰此豪士也游吹臺夷
門間爲長夜之飲瓶芝忽墮各賦芝杼行竝傳

藝林以爲奇事時孫太初有重名與山人爭雄太初自負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此曹氏父子語也贈詩有張子自高格入山從我游山人謂其人自視高其詩去漢遠遂絕交兩賢胡相死也又見上上官求書書比楊雄于成帝思畫發石渠之秘而誦之志壯矣晚寓京師誅茅種竹風雪蕭然跨一蹇驢任其所之與人語退然若愚未嘗雌黃一人說者謂其揮金如糞土視齊奴猶几上鼠特其少年狹氣耳山人故李氏

兒育于張衡州二十年而始知有告復姓者山人泣曰如衡州公何仍姓張其厚如此草書狂縱有法類乎其人若詩則汝知之矣余藏其說十年而先公逝豈惟負仲修且負先公言矣遂引其端曰子言詩其禁鍾節度乎其琪樹玲瓏乎藝林逸品也人言殷仲文瀆書半袁豹當不減班固余于太初亦有斯憾寧獨子言爲然哉異日梓寄按察并告同社諸君子

李惟寅詩序

惟寅李子少有雋才曩游于楚遂著楚游集好
奇之士讀其詩以爲得楚山川之助者余謂顧
其人何如耳即有楚以來輜軒所過何衆哉如
王粲之客荆南二張之在荆岳杜甫之泛洞庭
崔顥之過夏口至今詠歌瀟湘竝流千載何寥
絕也私心于惟寅作業已奇之比游長安與惟
寅晤又余友陳子仁甫沈子子靜楊子懋功皆
天下士也輒爲余道惟寅詩清逸冲淡得古風
人之遺而五言尤是長城余讀之良然與談詩
最合且屬余序其詩文皆出入周衛與海內學
士和歌之作非游楚時詩顧余楚人也其所感
于惟寅者如此昔人嘆詩律細于晚節至死且
不休大都立言之難也惟寅丁年其人有國士
之風不但工于文藝今方脩豪俊不朽之業是
在惟寅勗之而已

復中樓珍翰序

不穀讀復中珍翰而泫然也夫非海內相知寓
先按察公書乎先光祿兄藏而珍焉不穀頑不

所收逸矣又恨不及先公在時一錄也壁圭兩
兒請序而刻之意傳遠而延世好也嗟乎先公
蓋重朋友之交云同升彈貢禹之冠惜逝抱子
皮之痛恤孤下羊舌之泣收文極所忠之明今
讀報書尤大彰明較著也中如太師楊公少保
胡公俱以大司馬經畧朔南防胡而胡潛議倭
而倭退休哉勲樹翰海扶桑其餘諸公多封疆
石畫先公掌在職方與謀帷幄竟作溝中斷矣
積羽沉舟羣輕折軸先公有遺憾焉它若論學
之劄談藝之牘先輩名流徃徃齒及不穀有云
與卿語不如共阿戎談者不穀避席而不敢當
或謂蘇頲見張說作五君詠以爲先許國公友
也薦說忠謇柳宗元自言先侍御公所交皆善
士記其名于墓表之陰二子有厚道哉不穀願
攝齊以從

漢書評林序

古今著作如孟堅者何幸哉叔皮綴之于前夫
家續之于後陳宗尹敏孟異之徒交相左右受

詔于永平中爲郎典秘書優游蘭臺盡發其石
渠天祿之藏太初以後建初以前上下二百餘
年積思二十餘載創藏山之秘寶肇刊石之選
貫文贍而事詳可謂比董狐司馬之良而兼長
卿子雲之麗矣乃古今評者多于子長如張衡
條其不合者十餘事劉之遜錄其異狀者數十
事服虔應劭等爲集注姚察項代等爲訓纂顏
游秦爲決疑師古爲注解陸澄爲新注王勃爲
指瑕房玄齡爲撮要余靖爲刊誤楊侃爲標注
至劉知幾歐陽修所辨論有出于諸家之外今
去諸家千有餘年安所置喙哉吳興凌以棟博
學善藏書承其先大夫季默與其兄工部郎惟
哲之訓作史記評林復取評漢書者而彙次之
探逸典于酉陽訪遺編于汲郡外史所掌廣內
所司罔不讐校無論往代即有明且數十家稱
馬班全書問序于不佞不佞謂推班氏有高名
者莫如范曄所作後漢頗負一家自言班氏雄
博不可及整理未必無愧也唐人劉允濟作魯

後春秋亦言史官之權甚重而班生受金等如浮雲矣二子者曼辭自解耳烏能盡知班氏哉茲評瞻而文著詳而事彰洗衆說之穢備一代之體讀者疊疊不厭因以窺作者之心若曰善詩者不說善易者不占無假研窮而得古人心于數千載之上評何贅也是管窺蠹測不達其意而師詩者古今又何限耶不佞少有史記癖先按察公命其兼讀漢書所言班馬異同頗詳童而習之白首茫然愧不能筆之以附諸家之不乃知班氏采經摭傳多識漢事雖其天才使然大都祗庭訓而續家學者也以棟遠稽近述聞古人之風而興起寧獨班史忠臣也夫寧獨班史忠臣也大

胡元瑞詩集敘

嘉隆間余官大理評事海內談藝之士自薦紳以及素布莫不與交而婺州胡觀察在禮部其子元瑞幼敏有雋才蓋年十六即操染翰一時余未見元瑞見元瑞詩宛致有法嘆曰終軍十

八草西征人以為山東英妙楊牧十三善屬文
乞言者至壓其藩子美思語不驚人至死不休
自言詠鳳凰財七齡耳脫略時輩結交老蒼蓋
天成云即元瑞弱冠所交非大人行則海內知
名之士此其穎異豈在古人下耶

今上十年余以叅政候補闕下元瑞舉于鄉借
計吏而北詩名嶽嶽重海內矣相見驩甚手少
室山房詩請余序焉且曰王先生業有言弁州
外舍公誰為麟子期即元美愛元瑞調高聲
秀李于鱗不死矣時張助甫在都門目元瑞音
之此嘉隆間人也假令五子竝驅中原安知孰
先孰後乎二先生才華蓋代重元瑞如此乃余
尤愛巖棲一編周旋于芙蓉紫薇之間挾白龍
而驂赤豹飯青精而拾瑤草語帶烟霞一洗塵
俗斯大奇矣康裕卿童子鳴每談金華三洞之
勝元瑞悉吐之真有得于山靈之助者哉或謂
吾子胡不品元瑞諸體耶余曰有二先生之言
在直論其巖棲草耳或謂元美稱于鱗助甫稱

五子元瑞方壯駿駿作者果如二先生言則吾人豈無出于子鱗五子之上可爲標的者耶余無以應是在元瑞懋之而已元瑞名應麟別號少室山人

寇山人詩叙

廣濟蓋有寇山人云一日走汾上訪朱秉器大參吊孔汝錫方伯謁諸王孫諸王孫引爲上客山人名赫赫晉楚秉器梓其詩叙焉大都論山人爲人有古豪士之風洒去廣濟財數百里

余不知山人又不知山人詩異代談者出乎謂陳生好客多方外交奈何不識巨源巨源好游奈何不識里中生乎一日走燕市與余晤大醉酒樓驩甚無厭也豈惟余幸即山人有深幸焉山人大槩在秉器叙中余不論論其詩詩非難也才與格難耳山人才雄格高尤長近體如懷村居則溪雲侵座冷山雨入簾疎懷友人則羈懷成感易失路論心難書懷則貧久交游見時違咲語非其五言佳境乎如題山居有藜杖濕

扶花外雨竹籬寒抱石邊流懷謙之有從來詞
賦人多忌莫怪江湖客獨醒送肖甫有帝自非
熊先得兆士雖屠狗亦啣思別子謙有主恩不
淺君求去客路無媒我未歸送惟允有皖城月
照湖山靜熙水風生海樹寒送惟寅有蓮花波
色帷前淨桃葉晴光掌上明其七言佳境乎至
淮陰一作人人誦之所謂百戰堪憐千金白重
恨不起韓侯而擊節焉乃知崔李能賦豈多于
黃鶴樓鳳凰臺之上哉夫格高者氣貴融才雄
者調貴逸昌齡如筠格在開元而才弱許渾商
隱才駕天寶而格卑巨源方壯諸體有待思兼
古人胡可以此槩之山人起謝曰秉器謂我良
于行而先生望我細于律請終身從事以無負
二先生遂以二先生之言弁諸首

紫霞社稿序

今上御極十有一年歲在癸未海內治安士人
修文章之業長洲山人吳叔嘉者負雋才游京
師仲春望日設觴招侶于大隆興寺故基以劉

觀察仲修張方伯助甫主其事而不佞附焉凡
計吏與偕計及芻布能詞翰者若干人即席賦
詩若干首憶李何在弘正五子在嘉隆宣布雅
道巖廊江海今上十年而始覩其太平之象乎
建安公燕永和修襖徒豪舉耳或謂會不盡人
人不盡其長夫季膺黃華之章正叔綠繁之咏
比于虬龍片甲威鳳一毛諸公詩似之矣余不
論而論茲會之奇如此

潘孟深詩序

淮上故多文人余所聞國朝如胡司徒蔡宗伯
潘中丞表著東海而孟深者又中丞公孫也余
守淮時與孟深談詩輒解屢年過淮而孟深
之詩梓矣手一編請曰先生論古詩宗蘇李近
體宗王孟歌行宗李杜又談嘉州隨州不休茲
亦學古之程耳就先生而正焉余讀而嘆孟深
之日益也情至思玄而語工也趙嘏孫魴非淮
人乎乃倚樓之句金山之章膾炙千古不啻余
所談諸家詩貴多乎哉明日孟深送余八寶湖

上請余序其詩余學詩三十有年以咨先大夫之教當仁不讓孟深勉矣

二酉園文集卷之五

二酉園文集卷之六

沔陽陳文燭玉叔著

序

武皇送龐中丞屯鹽諸路序

往聞虞廷百僚師師然讓也用一人則咨四岳詢九官及十二牧拜稽交替此意絕于中古乃今覩龐公云方儲主上議脩屯鹽

勅廷臣舉所知在廷之臣奚啻有虞所稱二十有二人無一人不疏龐公名者龐公往以御史

巡浙中浙中苦倭患民病極矣吏有深誅里有
豪猾屏逐蘇息公誠通于才而機應于變上古
有醫曰弟父曰踰跗北面祝言吹竅定腦諸挾
輿來者力起即秦越人不如也乃公類是乎及
公爲北方儒生師上書自言粵人也粵人事
先皇時某嬰逆鱗而忠某犯忌諱而直宜表揚
之以愧從諛者復退而論劾大臣朝廷肅然憚
之公有景行非私于鄉人也宜乎于有衆哉今
公以都御史往而屯鹽矣屯鹽非古也其起于
秦漢之用兵乎即漢建元元康之際趙充國上
便宜十二事又下賢良文學商議鹽鐵亦工于
安邊者第先零羌虜入寇而後屯又興利者不
遺一孔人言漢得下第誠下矣

主上借公往河洛鄒魯燕遼淮揚中土幾半當
出奇方如古之良醫者昔桓寬覩前議嘆曰公
卿知任武可以闢地而不知德廣可以附遠知
權利可以廣用而不知稼穡可以富國亦確論
也公方運思深長垂勲竹帛成

主上用人之明在虞廷間漢策何足數聊陳今
昔之慨耳且同公往者咸寧鄒公華亭唐公三
公同爲名御史同決廷中獄廷中稱平今分布
又同古語曰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
若三公者成君之鼎矣公卿有言以贈龐公謂
余侍公得代言云

送溫中丞巡撫保定序

隆慶元年秋九月虜入寇羽書東西馳亦工于
王上勅廷議凡封疆之臣石畫之士稍罔功者
輒易位至拊髀而思乃保定巡撫缺
上以溫公往蓋

特命云溫公守大理陸辭行

主上目送之諸大夫皆曰寄長城重閫外矧值
多艱真推轂公哉余爲廷中吏乃代諸大夫言
曰茲行非但倡羣吏安黔首已也顧昔時戰地
今日要害處借公之重耶夫真保古中山國如
滹沱易水鉅鹿平陽楚漢之際控弦鳴鏑至今
枹鼓戈鋌之聲如在山阪溪澗間國家紫荆等

關介乎宣大最近京師往烽火近甘泉撫綏者
即颯颯然移師入衛責非眇小矣溫公雅度恢
廓天才傑邁往以御史按蘇松適有海寇指顧
衽席芟刈驅除

先皇帝嘉乃績遷內秩今撫恒山恒山堅甲利
刃勁弩長戟稱良矣而感慨悲譎之士尚有隱
于鼓刀賣繒者幸公致之計圖安攘語曰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以公而慮則邊隅不足寧矣昔
漢韓信出井陘陣泚水上其用兵最神而賈誼
觀匈奴強大上書欲係單于之頸何其壯也公
于韓賈不足齒第同洛陽里中人茲行過淮陰
戰處按故壘訪遺事得無增功名之感乎史遷
謂二公終其用庶幾哉漢家勲比太公周召之
徒血食後世今于公望之公懋哉懋哉先時
主上遺使者歷塞上凡不敢爲與不能言者皆
得
上聞公有便宜可入告乎又典司馬者歲二三
易如難其人公能久于外乎公第行

上將命公統六師掌邦政矣

送王中丞巡撫貴州序

永嘉王公舉進士仕縣令有名選爲御史出按滇南彈劾鎮臣以安黎庶先帝嘉納其言移檄責鎮臣俾去其席寵特功之習功臣人人思惕朝廷肅然憚之謂王公真御史云後擢大理寺少卿公決廷中獄最久會今上即位欽恤之詔屢下羣工仰承復以律例稍斂者陳爲數事

主上俞允而行之朝論此薛文清廷尉時故事

也又謂公真大理云未幾貴州撫臣缺

上以王公往有謂公聲名籍甚不宜去萬里外

此豈知常寧推轂意哉天下且多故矣往年議

伐胡今年議伐倭而度支告匱災異迭至此人

人所明者乃中原之間不無隱憂如貴州者非

所稱西南夷耶連蜀楚而通滇粵牂牁西隸邛

笮冉驩之屬魚集鳥聚于山谷間當漢盛時思

通夜郎二年不就黔首思亂漢天子遣司馬長

卿往而慰之宣布德意與蜀父老相難其言至
今在也大都義在羈縻惟恐肝腦塗地膏液潤
野以爲社稷憂今其地屬郡邑喁喁歸化與漢
時大異然道里遼阻脫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
倏然而起苟不得重臣安緝之有大可慮者又
可空言告諭如昔時而止耶王公博大通敏行
以仁恕其于民生休戚國是重輕如孫吳說劍
季主論卜斷斷中也語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公往而履其常矣即時非常之事出乎其間亦
以其常者應之況貴去滇不遠公澄清之化在
昆明點蒼間貴人聞公來必懷德而感見威而
畏無一事之足虞也不剛不柔庶幾保釐公有
長慮哉昔人得禁方走告秦越人秦越人咲曰
茲我所已試乃其心則忠矣

送曹都閩之廣西序

余聞廣西蓋多獯獷云乃其地本百粵又交三
湘五嶺諸夷人衆畜物雜于中土匏笙一吹烏

合鳥舉崎嶇溪洞莫可打禦客有爲余談其詳者余惻然憂焉客曰廣西在牂牁稱西南夷今南至交趾西至流沙罔不砥屬卽諸夷亦織芥耳庸何憂余言天下惟匈奴足慮近日八閩南海弄兵不絕農夫釋耒工女下機

天子日遣重臣假令此爲倡應犬馬噬嚙大有可慮嗟乎安得抱名將之畧者往而坐鎮哉客唯唯退而吾鄉揮使史子爲余言滄溪曹公之爲人多才不泄有氣敢任今年所總江漢襄郢之賦水淺米旱日嚴部下蜚芻輓粟達于京師御史大夫十余人薦公賢書五上

闕下大司馬擢公廣西都司且行矣豈余所謂其人耶昔孫子兵法闕廓深遠至言解紛亂者不控捲救鬪者不博擲今八桂無事卽有亂闕宜何如以解救之故善醫者治未病善將者消隱變公當靜以安夷勿令騷動重閩越之害貽聖主之憂足矣昔馬將軍伏波在當時人且疑之而銅柱之勲歷數千年無間知與不知皆爲

欣羨彼其忠誠在國也公其圖哉公其圖哉史
子欲書余言以贈公屬其僚八九人請之固余
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此古名將語耳爲語曹
公今無論廣西宜無忘匈奴取萬戶侯可也
送劉兵憲之大同序

往余聞長老談九邊也咸謂大同平坡峻坂古
稱用武城郭且完即虜度桑乾移轡輜于其下
朝來夕去縱不閉關不入也第二十年前語耳
自嘉靖庚戌深入隆慶改元之歲晉中鹵掠滋
甚即漢言單于歟塞如雲中白登其地也當時
固岌岌況今日乎霸州劉叔正奉簡書兵憲茲
土劉君登進士司理濟南守正不阿持法不撓
嘗曰吾知三尺在耳當路者益重君及補廷中
簡孚而聽據法而裁老吏不能難也君將行領
主上專勅立左掖下召吾儕語曰之蒙觀邊事
之難非獨兵食也計在將領耳柰文吏自相燕
越也出竒料敵批亢搏虛疾如救火彼且回顧
却走我將海容江納以交驩之令士卒中碎虜

首以獻久不紀功是疑也宜速賞之則夫屠犬
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緡之壁繫賢王之頸
孰謂行伍無若人乎且直指有使餽餉有使皆
爲邊圉來也禮之而屈其策緩急將籍焉此得
諸司馬冀公云冀公康川撫大同有聲非臆說
也又君生長北平嘗言其鄉人總督劉公帶川
有才勇善騎射居嘗與人畫地爲陳射濶狹以
飲武夫莫敢當自謂用兵孫吳攘苴而詡詡然
日無胡越嗚乎壯哉即居談兩公如此而君長
身巨臂雄才偉識何患燕然之銘不再勒也昔
人謂匈奴漢一大縣較長技不過二三又曰胡
虜易與耳方其盛也幕南無王庭今借君而往
虜不窺代郡封疆顧無事哉諸君子聞余談也
詰其胡難而胡易余無以應翼日劉君行酒酣
各爲出塞歌以榮之而余復以前所談者書之
亦諸君子之意與

送張僉憲之山西序

往余讀李伯華贈張子田詩也至比之潘安仁

云蓋安仁令河陽又令懷縣詔拜廷尉平其事
與于田合于田舉已未進士後先尹錢塘鄆陵
間鄆陵之人祠而祀之余謂周漢以來循吏種
種然風猷丕著千載可想獨一潘生耳後于田
轉大理評事爲余談前詩且曰潘生之自叙也
通塞有數耻巧而甘拙吾登第十年矣無乃似
乎余日待于田左右見其博物類茂先思玄類
平子守正不阿宋矜有罪必置之生公類張季
行且駸駸顯矣頃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出鎮冀
寧冀寧鄰蒲坂汾河之陽望見堯舜禹湯故都
風土淳厚與他處異乃龍門若司馬遷絳州若
王通昔人休美尚在山谷于田慕古好奇往而
觀焉必舒其振衣千仞之志風猷所感奚啻昔
時被及一邑已耶諸君子聞余言輒然曰晉在
我國家西陲鞞鼓之聲烽燧之警多于中原前
年石州去年代郡虜幾深入將士不敢彎弓而
出壘今南下牧馬之謀日甚一日矣于田憂時
最切才又高況出入輦轂親見

主上開營擇將思鞭笞匈奴意殷殷西顧也于
田行矣勉旃哉勒勲鍾鼎垂名竹帛是曹偶所
歆艷也何必曰古之人古之人余旣書余言竝
書諸君子之意見吾儕相與至厚於其別也各
道其心之所欲言而不飾其說如此

送曾督學序

曾子三甫少善屬文試輒冠曹偶視楚學者稱
曰郢里生楚人無不願見郢里生者弱冠登朝
出宰富順三甫操大邑而治之比于解牛烹鮮
云召入補水部使者進典虞司

主上方建西內之廬即刻楠采憇之小皆出

上裁而海內物力大屈三甫裒益而節之且斲
輪而悟運斤而思日夜讀古人書爲文爾雅深
厚退質於尊人比部公比部公方同朝云頃校
文關中二三公命爲贈言燭曰今之往也非秦
地哉昔季札觀樂有歌秦者喟然曰此夏聲也
夏則能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蓋周鼎在豐
而豐雍內也當時衍易序詩脩文訪疇校禮定

樂咸在豐鎬是天地之氣洩于周始于秦中延
陵季子閱覽慕義人也宜其思周焉及後秦封
漢都中有籀碑篆碣多青字赤石之形模科斗
鸞鳳之點畫今雖摧蝕班剝而其氣近古故昭
代文章莫盛于關中如李獻吉康德涵呂仲木
馬伯循王敬夫許伯誠最著于弘德之際後有
若王允寧喬景叔諸公竊讀而避之其先秦兩
漢之聲乎其周之遺乎至考典文之士則楊應
寧何仲默唐虞佐三先生教化有補于山川而
其氣益顯曾子履端而度雅儼然師矣且歷覽
于周漢之墟與三秦豪傑橫經敷文采民間之
聲歌倘有逸思而憂困者幸移易焉復周之舊
昔之起豐鎬者化先江漢

主上起江漢化必先豐鎬況壽考作人又同矣
君往矣爲我式諸公之廬而吊之對揚
主上休命哉若登台衡而永令名三先生可願
焉

送馮叅知序

嘉隆之際黃河蓋屢變云竊觀

昭代一二巨公以功名顯者何嘗不垂勲於河
又何嘗不試外服哉如尚書宋公大本太保劉
公時雍其功與恭襄竝而宋則歷觀察劉則歷
叅知後駸駸大用語曰兼備之才歷試而皆宜
乃觀今馮公允信公少年以文章魁兩浙及登
進士官禮部郎宜列近幸而宰執大臣廉公才
思試之也會黃河淤阻下邳幾於陸

先帝遣尚書經畧於外給事中御史徃視之而
又以河渠非公不可遂擢公自江西少叅陟
使觀察於徐時廷議紛紛開泇河疏海口與築
舍道旁等耳公主新河之濬舟楫危流車無停
轍越兩載而績成

上賜璽書黃金寵馬頃又叅知大梁公博大明
決精光映人行且司保釐典樞密矣豈當塗者
果試公如司空忠宣也俾周召之業久而輝潤
乎公在河上慨然慕兩公遺烈蓋兼才云不佞
憶家大人談賢豪長者謂平湖馮先生爲給事

時直聲震天下其所上

世宗皇帝書讀之凜凜避席大都明道如董仲舒議論如陸敬輿不避權佞如鮑宣海內薦紳士聞先生名日望賜環而先生謝絕居山中斯以名世之業屬之公矣不佞賤有司也得一日事公即不面先生顏色以慰生平執鞭之願而公時時稱說若被其庭訓者公其有父風哉公其有父風哉至操行踔絕持憲廉平士民依依不忍舍去其口碑在江淮間而部下吏感公流至高命余一言此何可具論也論其願幸于公者大也

送李太守知惠州府序

學者談漢循吏必首龔黃云余嘗覽兩人事觀李大夫行益感焉大夫者南源李公也公才高而練識大而渾弱冠登進士往令平陽平陽之政嚇嚇人口後補廷中掌右寺事擢守惠州同舍諸長公曰剖符斬爵李公大夫矣何以贈大夫行命余言余曰黃霸之守潁川也不自廷中

出乎在廷中數年持法甚平第穎川易治耳若
渤海之借龔遂爲甚難李大夫官同黃次公矣
乃今日惠州顧難于渤海哉惠在嶺表其民依
島嶼爲盜有司莫敢誰何駸駸然弄兵潢池之
狀以大夫之才識遂所稱安之不勝也緩之不
急也便宜不拘也皆能行之惠之民且棄弓弩
買牛犢道不拾遺又史稱穎川八年民無重獄
謂治者習于法大夫數決疑獄廷中稱平今之
往也宣布詔令百姓嚮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
日以衆多當時褒穎川此數語耳可褒大夫柰
何難惠州耶往漢家召前兩人入相逐年七十
宣帝不能盡用長者故黃公輩獨能治郡今
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大夫方壯即下召惠
州宰相事有屬焉且羅浮山在惠境余思至其
下謁蘇子瞻祠假令中有棠陰斷碑如穎川渤
海尤足重云大夫行矣尚有光山澤哉

送袁公之黃州序

今天下談郡縣良吏言必稱兩漢蓋漢承秦後

破觚爲圜斲雕爲朴而吏治烝烝遷周二氏傳
之詳矣第發姦擿伏取威樹聲赫人耳目世所
稱良也至培本根調元氣以留去後之思漢吏
亦無幾焉夫以循名者猶然難之而況其下乎
今幸休年休心誠已履一古忠對余思至其
皇帝起郢中知民事之艱難往往注念南服歲
丁巳華亭袁公以比部郎守沔迨于今三年沔
自隸郢都昔肥而今瘠昔完而今凋江漢歲溢
民力大屈卽無論古昔視弘治正德之間遠甚
矣乃公下車拊循專務休息進長老于庭問民
疾苦甚至泣下事有便民者移文上官縷縷數
萬言熟議施行皆重本根而固元氣者至覽其
行事如孫吳戰勝談兵說劍扁鵲見垣一方人
而知五臟之癥結與鏤脂刻冰者異矣夫沔自
狄梁公唐子方被謫于斯而民懷其惠至
昭代如福清王公孟撫寧李公震南海鍾公順
皆有聲國初間其後若華亭孫公衍張公弘宜
寧國董公傑海鹽徐公咸又古之遺愛也猶弘

德間耳嘉靖以來則泰州儲公洵祥符李公濂
儲之才識在隄防疏中李以文章潤飾吏事今
時勢有難于諸公者公兼而有之且不問諧言
不致私書是梁公子方之在復矣公何愧于前
哲哉郡佐李君項君謂公量移黃州燭爲公門
下士宜有言俟續循吏傳者采焉

送袁先生序

嘉靖戊午楚當校士之期而華亭袁先生以河
陽州牧被檄主文先生才高學博目炯炯下十
餘行校閱多暇取古今場屋事書爲一帖出
門下士其畧云士代有也三代出于學戰國
出于客漢出于吏唐宋出于科舉而

昭代因之昌黎名儒三稜禮部何蕃義士老
不第士顧有遇不遇哉是年先生得士四人宜
都孟子淑卿潛江張子敬之而沔有兩生焉張
生陳生是也陳生素授典謨于張生所得同錄
有深幸焉先生入院時夜夢陳姓者推其背斥
之不徃手授水盂始歎得去又送陳生詩有薦

雄文似之識夫司馬相如楊雄其文章誠似矣
乃不敏何能似先生語曰士爲知己者用豈感
通若是其神與自兩生得侍先生左右竊見先
生教化似文翁而士類丕變寬和似黃次公而
政平訟理
國家養士如先生尚有賴哉頃遷丞黃州兩生
送之江上不能別陳生曰往漢家封禪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浮湘涉鄧而著作富蘇
長公在元佑時謫黃其詞賦與赤壁爭雄先生
行矣得無似與張生謂陳生稱說先生政事文
章尚矣宜何如以爲國士之報哉昔伯樂相馬
且牝牡也驪黃也下和氏泣玉且璞也假令駑
馬燕石馬則此兩人者又安在得其精而忘其
麤得其內而忘其外號千古神識哉語未畢而
兩生悚然汗下若爲先生知人之累者先生聞
而壯之命書以志別云

送李上林南歸序

潛陽李先生官上林署良牧事三載考績投疏

闕下請老以歸時令禁封事疏留月餘不報報
則先生單車去夫辭華辭榮行道之人聞而趨
之況日見先生哉先生善與人交楚諸大夫問
余言贈先生行且先生知上林官乎唐虞廷咨
疇若上下草木鳥獸是也其來舊矣至漢則爲
囿建員左蒼梧右西極卅水更南紫淵徑北漢
天子射獵其中召諸臣問所掌幾何羣臣或獻
賦陳籍天子改容觀聽今

主上端居不出躬脩玄默龜龍鱗鳳畢集郊藪
此其恩德及胞與矣即先生所掌皆齒角羽毛
之屬然伯翳綜聲于鳥詩葛盧辨音于鳴牛董
父受氏于豢龍非于享土于善園仲尼託迹于
乘田百里起家于五穀大者經載小者史傳令
博物君子侈談之先生當久于宮叅跡若人今
歸胡爲于先生曰吾事

今上三年朝夕趨內廷得免大過又蒙封典王
言如綸此布衣之願足矣況量力就列我且老
故乞骸骨耳先生語罷執余手者再余觀都門

之市早則盈人皆側目爭門夕則虛過者掉臂
不顧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則往赴得則解散
先生之來也是朝市者也假令先生不去是夕
而市夕而往于市者也先生達乎哉楚諸大夫
餞先生于廣寧道左先生以余言通告之楚人
爲之首肯

送叔氏之官黎平序

我國家境土何遼遠哉即漢司馬長卿所稱西
南夷若牂牁越雋夜郎等地通之三年而功不
竟今在內地如貴陽黎平府介焉府屬俱蠻夷
官長司亦古者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意與家
叔正卿以國子生選是府幕僚自言吾幸被冠
服其地雜夷我將歸從大兄按察公游足老矣
而何官爲後聞地連楚境俗長厚道行閱月始
有行意過燭而問所以官黎平者時燭在大理
掌刑書得民情也嘆曰柰何薄茲地弗往耶竊
見通邑大都五方之人牙錯繡居詐僞難治去
古日遠惟荒服不當孔道其人在山顛海聚狗

三才圖會卷之六
姁然有結繩茹木之遺昔孔子欲居九夷老子
終於流沙尼父與聃思借是而還之古與黎平
在函夏數千里外閭憚王教視漢時大異吾叔
聰明侷儻善詩歌工六書篆于吏事若素習者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焉老子曰天
下多忌諱而民貧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夫
科雉隨兕人皆憐之況黔首乎今之仕者貨視
厥民願遵孔老之言以科雉隨兕視黎庶恬漠
相安行矣見古人之化哉

送董成都序

余按水經見江出岷漢出嶓逶迤數千里至三
澨東陵間始匯澤而朝宗焉是江漢蓋自蜀而
楚也故土風往往絕類明興來仕于蜀者楚人
幾半非以其習而使之耶余舉進士楚中丘謙
之令富順董叔玉令成都行楚諸大夫命余言
余謂楚人而仕蜀習之矣況君年最少明於春
秋取高第其于當時之務可坐而運之昔人嘆
蜀道難非徒以山川言謂世路人情難也以君

才往如試輕車然可易易矣且
主上起江漢間習知民事又用吾儕爲守令正
苦元元之氣病於吏之能者君多智而惠必撫
循安集以澤黔首蜀之人恨來之晚第成都附
郡邑耳朝夕上官有司者于簿書期會不報以
爲大故而教化缺畧不顧也是遵何說哉余讀
漢史見文翁化蜀事輒嗟嗟慕焉當時吏治如
救火揚沸彼溺其職者已不足齒即召信臣龔
下督人以循名多取威樹聲事余心有遺議乃
又翁何可議即問蜀父老蜀父老歷千年有口
碑矣頃蜀中多盜盜在成都旁近縣徵兵于楚
民嗷嗷不寧夫貞心淪而邪僻興以教化之未
興也董君當訪文翁故事俾民孝弟乃出令旁
近縣聞而風之是彌盜之計也善乎司馬遷曰
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土明王道下辨人事之
紀也且言聞諸董生董生者即仲舒也今叔玉
起春秋射策
闕下人以爲廣川生復出即欲敦教化何能增

益於春秋行見漢廷未試者可施行之而江漢
與有光焉若璽書黃金之賜耳目近幸之寵楚
大夫人人爲君願矣往語謙之蓋若此云倘過
富順而論政尚有味乎余言哉

送劉郡丞序

淮陰邊東海間非昔時所稱吏民不相得號難
治處哉

明興都燕爲轉輸孔道舟車無虛日在嘉靖初
黔黎殷富足支乃今凋敝極矣余承乏守茲土
私心日夜難之又忽忽若易也徒以佐郡有劉
公在劉公余楚人也博大通敏素聞于楚即楚
號多才無不推遜劉公者及余下車登韓王故
城周瞻元山川見黃河與淮交流而溢低徊留之
不能去頃聞民疾苦流移漸復業隄防脩築間
巷間多孝友媿睦道路至不拾遺皆嘖嘖以爲
劉公所致時徐觀其政大都張弛運用不在簿
書期會間而發奸摘伏有如神明一時吏畏民
懷諸郡邑咸承德意無敢深文武健者語曰不

習爲吏視已成事余視公之成若無難于事矣
會墻塗者咸以公廉明有異才薦疏凡三四上
駁駁大用之漸而公且入覲得見

主上親承寵光也斯亦竒邁哉昔漢家最重任
郡事者在武宣時召下東海爲主爵都尉及右
扶風使者公治行不愧古人即

主上脩復盛典不有召召東海錫宴承明之
廬進以公卿之秩乎又運河歲淤

主上南顧一二大臣奉璽書疏濬恐恐不寧

公談治河之策至悉即

上賜清問凡便宜可入告乎公行矣同寅諸君
子謂余知公特深而余得代其言

一國國文事錄之六

扶風使者公治行

予體余味全特致而命辨外其音

上則青問小野宜所人告平公行矣同寅端

公趙成既之東連恐明



